



冯 诚 著

# 15岁的胡子

一个初二男生的青春故事

校园小说丛书

希望出版社

冯斌校园小说三部曲之二

冯斌 著

# 15岁 的胡子

一个初二男生的青春故事

校 园 小 说 书 系

希 望 出 版 社

# 十五岁的胡子

冯 斌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6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

ISBN 7-5379-2152-0/I·249

定价:9.00 元

##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专为初入青春期的男孩子而撰写的心理小说。

这本有趣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初二男生在遭受了同学的欺辱之后，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唤醒自尊，寻回自信的奇特故事。书中内容带有作者强烈的自传性质，实验性的叙述方式也将带给你从未有过的阅读快感。

十五岁的男孩子啊，当我们成为一个嘴边有胡子的男人时，我们应该如何审视自己，去迎接人生？

**作者启事：**此书为作者校园三部曲之二，写初二男生的故事。三部曲之一为《初一女生》。如两书同读，可倍增趣味（购书地址见书后）。同时，作者亦愿意与每一位初二男生建立联系。如果愿意，你可以把自己更有趣的故事寄给作者。作者通讯地址：江苏苏州人民路铁师附中  
冯斌 邮政编码 215001

## 目 录

1. 1

我在初二上学期某一天里无比气愤的心情

2. 3

我被季坡及校外闲杂人员殴打并欺辱的详细经过

3. 21

受辱之后，当天回到家里的情景

4. 24

我的家庭情况及我爸爸被人在大街上殴打致死的经过

5. 32

关于我的对手季坡的一些重要材料与回忆

6. 43

我母亲对此事的态度和我愧对母亲的心情

7• 50

组建夜战部队时我思绪万千的过程及最后选定的参战名单

8• 71

我的小学同桌吴岩及与一位跛脚老板和风筝有关的童年故事

9• 85

我的主力队员顾小鸣性格的复杂性和他对我的深情厚谊

10• 94

在皮峻家我在三十分钟内的经过和与谢蓉的意外相遇

11• 104

团缩在泥地上号叫的小偷和把皮带当皮鞭的我的表哥

12• 108

决战前我在关帝庙巷的准备和我大胆策划的一项贿赂计划

13• 127

我是怎样爬上谢蓉家的屋顶胜利地取到那架漂亮的风铃的

14• 136

我竟然又遇到了谢蓉并且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点故事

15• 148

我如何见义勇为地保护谢蓉并与坏人进行顽强的搏斗

16• 158

在秋夜的月光下我与谢蓉的谈话内容

17• 163

你无法解决一个睡着的女生的头靠在你肩膀上的复杂问题

18• 169

最后我必须向你讲清楚的一些人和事情的结果

# 1 我在初二上学期某一 天里无比气愤的心情

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好欺，你就想怎么欺就怎么欺！想往他身上的什么部位下拳头，就可以往他什么部位下拳头！

你错了！你完全错了！

你平时在班级里欺负得我还不够吗？我哪一回跟你烦了？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是泰国人妖，我跟你烦了吗？



你给我起了一百二十五个外号我跟你烦了吗？你把我从我的座位上赶走，最后用心不良地霸占了我的家园，我又跟你烦了吗？我哪一回不是一忍再忍？

你还要我忍到哪一天哪一年！

你以为你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来伤害我的下身就可以把我吓倒吗？我不怕！我的朋友多得很！我冯一斌再也不会让你这个霸道家伙欺负了！再也不会了！

等着瞧吧，你这个臭季坡！你才是泰国人妖！

## 2 我被季坡及校外闲杂人员 殴打并欺辱的详细经过

事情发生在星期五下午的体育课外活动课上。

你知道，我们的“体外课”从来就是自由活动的。体育老师跟我们捉迷藏，发几个球，让我们自己玩。他呢，不知所向。

其实这也挺好，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然排队和做操起码浪费掉你半个小时。刚一摸球就下课。

我们来到操场上。

我和顾小鸣先看了看足球场上的情况，十几个男生早就按照原先的组织开始了他们的决战。为了今天的比赛，这十几个人已经议论了整整一个星期，一走进教室就往你耳朵里灌足球。

顾小鸣不喜欢足球。他说真正的男人是不踢足球的。我知道，他所说的真正的男人，就是具有像他那样的爱好和品质的那一类人。顾小鸣常常有惊人之语。

不管他。反正我今天得听他一次。

于是我们就离开足球场。

篮球场上也正打得臭汗四溅。

我们看见了皮峻。我们立刻兴趣盎然。

顾小鸣兴奋地说哎呀皮峻也在！皮峻也在！

那模样明显是美国 NBA 篮球赛上明星崇拜症患者的常见症状。

他的确崇拜皮峻。

他飞速地领我跑到球场边。

皮峻连连得分。

顾小鸣和我看得眼睛都花了！

皮峻一脸的矜持，喜而不狂，赢而不傲。球儿鱼贯入网。

太成熟了！

他怎么会这样成熟的？



我那时看着一米七八的他在方圆三百六十四平方米的球场上，我真是从心底里往外冒崇敬。

有时我侧侧头看看顾小鸣，他似乎早已忘记了我的存在，两只眼睛只盯着皮峻和皮球。

他做事有时就是会做得这样绝情，让你压抑不住地往外泛醋。

皮峻球场休息时坐在篮球上。

生活委员在分矿泉水，顾小鸣连忙端过一瓶给皮峻送去。

这家伙腿脚就是利索。

皮峻点点头，拧开就喝。

我和顾小鸣服务员一般地恭立在侧。

能打到这样的水平绝不是一件易事，即使在我们全铁路中学也绝无仅有。

皮峻只有一个。

而顾小鸣和我冯一斌这样的人……嗯，不是跟你谦虚，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给你拉出一个加强连。

我们不是自卑。我和顾小鸣从来就不承认自卑。

皮峻后来在下半场时就在场外休息了。他的队已经稳操胜券。

他到了哪个队，哪个队就必胜无疑。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再问顾小鸣。

顾小鸣会告诉你皮峻是怎样打球的。

他还会同时告诉你，如果连皮峻的球艺你都要怀疑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东西值得你信任了。

他这话说得是不是让你有一种想反驳他而又反驳不出来的感觉？

告诉你，这就叫口才。这小子口才不赖。

皮峻不上场了，这球赛也就变得枯燥乏味，就好比乔丹不上场，那 NBA 还有什么看头？

顾小鸣说我们要不要到小树林去捉棺材板？棺材板是一种蟋蟀的品种，其背平直如板，故有此雅号。

我们俩常常在体外课时举行生物课上才能进行的一些活动。顾小鸣的爸爸上星期生日时烧的红烧麻雀，就是我们在小树林里的收获。

这算不上谁听谁的。

我表示同意了。

顾小鸣和我就很依恋地看了一眼皮峻，然后离开了篮球场。

我前面所说的事情从这里正式开始。

你知道的，我们学校的小树林在石拱桥的西边。我们必须经过那座美丽的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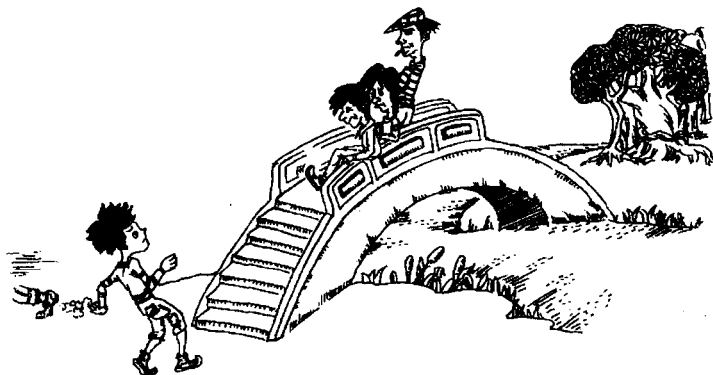
桥栏上坐着三个人。

坐什么人不管我们的事，我们只想通过石拱桥去捉棺材板。

季坡！

走上桥面时我才看见是他，但往后退已经成为不可能。

顾小鸣双脚立定，他的单眼皮开始恐惧似地翕动。



我不瞒你，我当时看见姓季的那小子确实也非常害怕。但顾小鸣已经恐怖成了这个样子，我再害怕，只会加剧事态的发展，说穿了，就是大长季坡的威风。

我就一边走一边跟他打招呼。我说的他当然是季坡。

季坡面如知交，似乎还朝我点了头。他坐在桥栏上不太好动，幅度大了就要掉到身后的桥下去。

经过他的身边后我心里很轻松，同时也就冒险似地朝身后勇敢地看。

顾小鸣已经杳无踪影！

这家伙！他总是在朋友遇到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我不跟他计较，跟他计较降低身份。再说我现在也没有时间。

我仍然要英勇地去捉我的棺材板。

身后似乎有叫我的声音。

哎！

我不叫“哎”。我有名字。我叫冯一斌：二马冯，数一数二的一，文武双全的斌。我为什么要回头答应他们？

走你的路，让别人叫去。

操！

开始流氓了！

你个赤佬给老子回来！

我心里紧张而面部平静地停下步来。

我前面已经暗示过你，我走近石拱桥时，看见桥上有三个人坐着。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季坡，还有两个我不认识，但很显然，他们是季坡的人。

我们铁路中学就是这么乱。到了下午课外活动时，你甚至会在校园里看见捡破烂的女孩和卖茶叶蛋的老太。这一点也不奇怪，学校操场的大门就朝家属区开着，一分钱不收。

这两个桥上客显然就是这么着混进来的。

这是他们在叫我，准确点说，他们在喝令我停下！

我停下，并遵令转过身来。

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烟的，用拿烟的手向我做你给我过来的动作。

另一个喝饮料的正仰面朝天，使劲地拍打那在一百年前就已喝光的易拉罐。他那展露无遗的喉管外部并不比我凸起多少。

季坡坐在桥栏上轻轻摇晃。这家伙就像在英国女王的私人花园里荡秋千一样，悠闲自在。似乎这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臭东西！

过来！

我平静地朝喝令我过去的那个小子走过去。

我一边走一边就把手移向屁股上的那个暗袋，里面装着一张十元钱。这只口袋很巧妙地把袋口做在了裤边线上，并且掉了个方向，一般的人根本看不见。

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交钱。

你不要说我没出息。谁不想有出息？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有出息的。比如在今天的场合，如果他们向我借钱，（这些家伙总是以绅士的身份出现，而干着土匪的活计。）我可以说不，说没有！但他们用不了一分钟就会手里举着你藏着的钱在你面前戏弄你：你说没有？这是什么？这是草稿纸还是餐巾纸？他们总是这么流氓！我想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反抗和大声呼喊救援，时间和环境容不得你。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有气往肚子里咽，有苦往日记上写。没有什么出息不出息的。即使是皮峻，在小学时也被人这样抄过。

再说，就十元钱！就算我拉肚子上厕所掉在屎坑里了，可以吧？就算我施舍给了人行地道口的乞丐了，可以吧？就算我在放学时一个人跑到小吃店里，狼吞虎咽大吃大喝花掉了，可以吧？

我走到了燃着蓝烟的烟头前两步远的地方。

烟头在我面前教鞭一般地舞：

你这个臭小子为什么不停下来？老子的话听不听？

这种充满了侮辱性的语言平时只有在电视和电影里才听过。

我虽然气愤，但我当时却已经吓得没有了主张。

我的心跳得乱七八糟。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个真正的臭小子！

当啷！

一只易拉罐落在了地上。是故意的！因为那小子一脸的不以为然。

给我捡起来！

一根手指戳着我。指甲里污垢如山。

我忍气吞声地走过去。我弯下我的腰。我把那只罐子拣起来。我在想，为什么这罐子是罐子而不是一颗手雷或是一枚手榴弹。我拿着易拉罐递给那个小子，他有一头作为男人很少留的那种长发。留这种长发的人，只有两种人，或者是诗人，或者是流氓！

易拉罐从我的手里被抓过去，然后抛进河中。



流淌的河水立刻把它卷入河底。

这决不是诗人们干的，诗人应该拿回家去做成风铃。

我不知道这些家伙今天要干什么，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和捉弄一个人的招数。

我很胆怯。

你知道，我是没有父亲的。你也知道，我的个子和身材都还处于发育的边缘。我是那种有时勇气连女孩也不如的人。

当一个人不具备基本的力量素质时，他就怎么也强大不起来。所以，当我站在美丽的石拱桥上任这三个人欺辱的时候，我只有一种心理：

你们想干什么就说出来。要捡东西，我帮你们去捡；要钱，那我也只能给。

但事情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你那臭耳朵是被屎塞满了还是你妈没给你生出来？

仍然是那个舞烟头的小子。他的下巴上有一条指甲有力划过的痕迹。

嗯？你大爷在跟你讲话哪，听见没有！

我没有听见。

我的声音极其微弱，甚至连桥下的流水声都不如。我的双腿已进入颤动状态。

没听见？老子的话竟然没听见？

他从桥栏上跳下来，向我步步逼近。

你装什么腔！我喊那么高你能没有听见？还要我把音响带来吗？你个蛋妈的！

我退了几步。我不能不退，他正在步步逼近。

你想溜？你往哪儿溜？

我的确不能再退，我被他抵在了桥栏上。

我真正是背水而立。

我的惊恐的耳朵连桥下的流水声也听不见了。我从没有见过有人这么逼我的！把我往桥下的水里逼。

疤！过来！

他回了回头。

疤！你过来一下！

疤是这小子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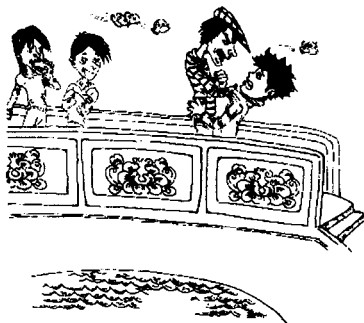
疤于是狠狠地俯视了我一眼，然后用他那臭膝盖往我的身上似轻实重地那么一蹭，就转身回到他们的那个桥栏上去。

我当时其实并没有看见这个恶小子离开我。我被这个恶小子用膝盖“碰”了一下之后，突然地就感到了一阵不断加剧的疼痛，一种肯

轻轻地护住了我的下身，很痛苦地蹲在了桥上。疼痛使我闭上了眼睛，疼痛也使我无力地张大了嘴巴。

疤你这个小子！……你……真……狠！

我在桥上蹲累了，就用一只手把住桥栏。如果没有桥



定是来自我生命深处的疼痛，如水泻般渗透至全身。

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我就用双手